

编者按：

近日，我市作家刘东升散文集《春雨如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为四辑：《故乡情浓》主要是写对家乡故土的寄思情怀；《烟雨人生》表现了作者对生活过往的所思和感悟；《夏夜灯火》是从大量电力题材作品中遴选出来的纯散文作品，点赞电网工人的情感和奉献精神；《山川萍踪》是作者游历和目睹祖国大好河山后，发自肺腑的赞叹。刘东升曾在电力系统深耕多年，对电网职工的喜、怒、哀、乐，有较为深刻的体悟和了解。在讴歌电网工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他对工作之余的生活小欢喜、新发现，以及过往生活的情感回忆、日常见闻和心绪点滴也多有笔录。限于篇幅，本报从中选发三题，以飨读者。

刘东升散文三题

刘东升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刘东升，中国散文学会、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其作品散见于《工人日报》《安徽日报》《中国电力报》《中国水利报》《文化周刊》《江河文学》《中国散文学会优秀作品排行榜》等报刊杂志、网络平台。部分作品曾在电力系统内外参赛获奖，并被收入相关文学丛书。



樱花四月上春山

都说：人间最美四月天，这话我是信了。

惊蛰过后的四月，又逢清明时节，谷雨纷纷；天地回暖，风和日丽。城里的、城外的青色萌动，绿意盎然。各色粉黛鲜花也悄悄抖落枝叶上的尘封和花衣，露出娇羞、灿烂的笑脸，点缀和美化着城市里的角角落落，渲染着城外山野大自然的七彩斑斓。

尽管身边周围有不少引人入胜、风景如画的美丽景观，也去过一些景点游山玩水打卡。但人的览胜之心是鲜有止境的，更何况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情不同，景也同不同。但凡附近又有了什么新的美景出现，我便会按捺不住那颗激动的心，必欲前往，一睹为快。

四月初，从手机小视频看到一则文旅动态宣传：距家几十公里之外，又新增一个旅游好去处——“樱花溪畔”。一听这名字，便有很大诱人之处——“樱花溪畔”。一听这名字，便有一种亲近感——樱花的柔美、溪水的温馨、樱花的妩媚；在谛听流淌的溪水之畔，风拂花动，缭绕芬芳，好一派诗情画意。想着这都是十分美丽的地方，我当然更愿意眼见为实。

趁着清明小长假，我与家人一道驱车前往。几十公里路程并不太远，路也不堵，很快便到达目的地——“樱花溪畔”。一下车，只见游园大门人头攒动，游客纷纷；兴致勃勃的人群簇拥着进入景区。园区内，粉红樱花扑面而来；春风习习，花瓣荡漾。游园小道两旁春色如茵，泉声不断。穿过樱花长廊，踱步彩幡过道，上得“溪畔”制高点，便让人眼前一豁然开朗——原来，这“溪畔”建立于两山夹峙宽阔的山谷之间，极目谷底“溪畔”，樱花“如云如雪复如霞”。放眼远处，更是“波影红，花影融，数不尽，密集繁丛，恼煞吟魂，让人颠倒粉围中”。景区的游客在没有情节脚本、没有导演策划的情

况下，真情秀了一把现实版《上春山》剧目，欣然出入于“樱花红陌上，杨柳绿池边”美丽的山青、水秀、花儿俏的画卷之中……

不知不觉，时间已过正午。景区内赏花，大伙儿过足了眼瘾，饱了眼福。一大圈游走运动下来，大家都有些饥肠辘辘，感觉到饿了，也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正当大家犹疑中午吃什么，在哪儿吃的时候，我提议：平时各自忙，难得聚齐，出来游玩放松心情，不如就到朋友介绍的、一处山里的“农家乐”吃吃土菜。

走过一段山路，我们来到一处名叫“九公特色饭店”门口下车。彼时，饭店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车。饭店内，有两三桌客人正在惬意用餐，饭店外，还有一众游人正悠闲地坐着包间“翻桌”。我们被饭店老板告知：今日客多，如果不急，还需要等一会儿。我就等一会儿，反正也没有其他事。

我走到一室外小茶桌坐下，一边无心翻看着手机，一边留意顾盼着饭店前后左右周边的环境——这家坐北朝南的饭店面积不算小。西头大客厅带主人住家，东边有四五间餐包间，包间背后有一处很大带顶棚的大宅院，厨房操作间以及物质盥洗设在其中，工作人员来回走动宽敞且方便。整个饭店从外观看上去，干净整洁，但房屋的装修好像也有些年头了。饭店整体依山建在山半腰的一处大平台上，周边也都是青葱大山。我想起来了：这附近就有一处开发不久的知名景区，几年前，我还来游玩过，曾听说这里的土菜有特色，特别好吃，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来的这一家。有道是酒香不怕巷子深，食客们不约而同地到来，应该就能证明这家土菜馆老板功夫了得。

一晃，大约又过去了很长时间，只见老板、服务员前前后后都在忙，却没有一丁点轮到招呼我们这一拨客人的苗头，我实在有些坐不住了，便起身径自跑到后院厨房，

生活如歌唱流年

龙年第一场大雪过后，天依然沉着脸，倒春寒的清冷，时不时夹带着一阵嗖嗖凉风，冻得路人紧裹着棉衣，缩手缩脚的。

二月二十九，正是龙年正月二十。一大早，在离家不远的小区二楼文化活动室内，却是另一番热闹、温暖如春的景象——小区业主自发组织起来的艺术团排练算得这一天是个吉日，便确定启动“开箱”演唱仪式，官宣：新的一年小区艺术团排练演出活动就此开张了。

活动大厅内，宽大的背景墙LED电子屏红底白字显示着“小区艺术团‘开箱’演唱会”几个大字，煞是醒目。大厅中央挤挤攘攘穿梭来往全是人——琴师、舞蹈队员、歌唱演员各自忙活演出前的准备工作，还有不怕冷前来观赏、捧场的小区热心居民。在腰鼓舞蹈队一曲“开门红”欢快的音乐声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随后，按照整个活动的策划和主持人报幕，有黄梅戏《汉宫秋》、京剧《红灯记》“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海港》“共产党、毛主席恩情比天高”、庐剧《山里兰花山山开》等各具特色戏曲节目次第粉墨登场，一一表演展示。整场节目演下来，演员们个个神采飞扬、舞蹈动作步步到位、唱功细腻、字正腔圆，主打一个精、气、神。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左右，20个节目全部演出完毕，台下观众大呼精彩、过瘾！演出散场了，演职人员各自收拾起自己的道具行头，艺术团队的负责人一面还不忘总结和叮嘱：今天演出开局圆满顺利，大家还不能松劲，继续保持。午餐过后，正常的艺术训练还要继续，基本功还要练得再扎实一点。

望着陆陆续续离去的演

出队员们的身影，我暗暗心生敬佩：别小瞧了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一台戏，精彩演出的背后，是离不开演出者们长期的不懈坚持和付出。有一句老话叫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依我对小区艺术团情况的了解，这些社区业余“艺术家”们的心中都有一份对艺术才情的梦想，对当下舒顺生活的珍惜和执着。这些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演出活动的人多半都是离开几十年勤勤恳恳在不同工作岗位退休在家的退休人员。退休前，为了本职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一份奖励、为了前途进步以获取更为广阔的事业空间，他们默默地把所有个人的业余擅长和艺术爱好深埋在心底，为事业和工作让路，他们不得不将自己曾经熟悉的吹、拉、弹、拨乐器束之高阁。只是工作闲暇，偶尔心头泛起，才会取出尘封已久钟爱的乐器，弹上一曲，吼上一嗓子。由于时隔太久，手感生疏，唱腔失准，音也跑了，调子也难以找到了，但骨子里，对那些自己曾经青春年少埋下的艺术梦想和希冀，却仍然一往情深……

现在好了，大伙儿从各自工作岗位上先后退了下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心，少了完成任务指标的紧张，没了工作加班加点的约束。儿女业已长大成人，或远走高飞、或工作稳定，有了温馨的小家庭。自己身边生活的担子反而轻了，压力小了，剩下的就是许多空余时间，除了一小部分时间用于接送孩子上学、买菜烧饭等家务事外，多出来的大把好时光怎能轻易辜负。那些几乎快要被淡忘在心底的对乐器、演唱、歌舞才艺兴趣的追求又可以故技重操，再次开启人生的舞台、新的生活。

寻常，只要你稍加留意，在各个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不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周一至周五，抑或是双休日，不经意间，你便会碰到手提琴、拎着乐谱、身背乐器三五成群的人在此出入。各站、所活动室不时传出丝竹琴声的悠扬，有西皮二黄的京剧，有温婉甜润的黄梅歌声在耳畔回荡——

尽管这些开启了人生新的舞

台追求爱好和艺术的老师们没有太多具体的生活压力，但他们大部分还是秉承了过去在工作岗位上经年养成的良好习惯，把“认真”“严格”“细腻”的作风带入平时的艺术培训和排练之中——一支曲子反复唱，一段舞蹈跳了一遍又一遍。队形走得不齐整，排练老师还要手把手严格纠正。时间到点该接孙子放学了，赶忙悄悄离开，接回后又继续参加排练。甚至，有的团队负责人在病中，为了不影响节目排练，还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场参加指导、排练；有的为了艺术团“开箱”演出的整体效果，感冒了、嗓子哑了，高腔提不上去了，硬是坚持把一曲唱完，感动了台下许多观众……

春去秋来，从年头到年尾，这些老“艺术家”们不惧炎炎夏日、冰雪冬季，长期坚持集中排练，在戏曲、歌舞方面技艺愈加成熟、表演水平日臻完善。在不同的时间段、在相关重大节假日活动中，他们经常受邀与专职演员同台献艺；有的在社区、小区承包演出专场，一二十个节目，包罗戏曲、歌舞。他们精湛的唱功和华丽优美的舞姿赢得了观众们的点赞和捧场。有的社区艺术团还注册成为正式社团群体，经常参与异地交流或是到省参加汇报演出，展示老艺术家们的才艺和风采。

曾经，听过坊间流传这么一首歌：“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快乐在其中……”朴实直白的歌词对应在这些社区老艺术家们的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其实，他们并不在意演出的水平、表演的能力怎么样，也不太关注别人的评价如何，在安定、平稳的日常生活之外，参与一些乐于参加的文娱活动，自己开心了，又能给别人带来欢乐，是一件十分值得坚持做下去的事情。他们也希望在龙年通过努力拿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展示时代精神、歌唱新的生活；能在今年国庆七十五周年的舞台上，再次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以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心声，演绎出生活如歌、歌如生活的美好和精彩。



符桥春早

惊蛰过后，和朋友们一道去霍山下符桥镇体验田园生活，观赏连垄陌陌油菜花、满眼金黄处处香的醉人风景。可巧的是，还未出门，小雨就不停地纷纷飘洒了起来。好在点小雨并不妨碍我们按既定计划照常进行。何况，有了小雨的加持，不仅免去骄阳的曝晒，雨雾缥缈、烟霭浮动，更增添了一种乡野早春难以描摹的诗情画意和大自然的神秘色彩。

符桥镇隶属霍山县，离六安不算远。现在良好的道路状况，从六安出发，也就三四十分钟车程即可到达镇上。作为一名可以称得上“土著”的六安人，虽然对符桥的名字并不陌生，但对下符桥镇的人文景观却知之甚少。

来之前，我曾经纠结过下符桥为什么叫“下符桥”以及它的名字的来历——我把“下符桥”中的“符”字误以为是浮动的“浮”字。疑惑：为什么“浮桥”是“下浮”？不是“中浮”“上浮”吗？当地文化站站长现场给我们解惑释疑：下符桥的“符”是民间口头相传神明“符咒”的意思。传说此桥建于元朝，后因年久失修垮塌了，给两岸百姓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到了明朝有位开明知县决定重修此桥。建桥期间，有一桥墩只要一建起来就被洪水冲塌，屡建不成，疑为水中有妖。于是，知县请一高僧施法施法，再亲授建桥良方，下一道神符置于桥墩之上，最终，石桥得以建成……

下符桥的美好传说，透露出它的文化厚重、人杰地灵，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地人民的勤劳和勇敢。

下符桥镇下辖的三尖铺村，就曾经是一块皖西较早播撒革命火种的红色土地。在三尖铺村村委会二楼“百年符桥”红色纪念馆，我们聆听了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三尖铺村一带著名的“黑炭冲战斗”的故事——1948年11月，皖西军区独立旅24、27团奉命各以2个营的兵力，由张家店、毛竹园出发，北上霍山县三尖铺迎接几百名南下干部，接运1000两黄金，16万枚银元和一部分物资到皖西解放区。

16日晨，皖西军区独立旅24团以一个营的兵力为前卫先行，以一个营护卫干部大队和接应的金银物资居后，27团为后卫。前卫部队并派出21人组成尖兵排担任前哨，东渡淠水，向前挺进。刚至白衣渡，尖兵排即与敌前哨遭遇，战斗打响。经过7个小时冲杀，虽然副团长杜德云受伤，一营教导员和107名指战员英勇献身。但是，战斗拖住了敌人，掩护了24团和干部大队安全前进，完成了运输金银和军需物资的重要任务，对坚持皖西斗争，夺取最后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战斗中，当地一位大娘勇敢解救的经过更为感人——黑炭冲战斗打响后，当时，身为营长的王顺如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但不能行走了。附近的潘大娘发现了，立即将这位解放军背回家疗伤。

大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较善良，小儿子思想落后。潘大娘把王顺如救回家以后，小儿子非要出卖王营长。老大娘说：“这个人是我救回来的。救人就要救到底，既然我救了他，你们都要来帮助。谁要出卖了他，我就和谁拼命！如果你们不听老娘的话，老娘就死给你们看。”最终，大娘的小儿子出卖王营长的伎俩没有得逞。一个多月后，王顺如身体恢复，顺利归队。

1978年，解放军6408部队拉练来到三尖铺，此时，已身为师长的王顺如带领部队到黑炭冲举行祭奠活动，亲自来到潘大娘家看望她，并为在三尖铺村建烈士塔捐钱捐物，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当我们渐渐从沉浸在战争硝烟中清醒，缓缓走出纪念馆展厅。室外，小雨仍在浙沥地下着。

我们拾级而上，瞻仰烈士陵园，缅怀前辈，洗礼心灵，参拜纪念馆塔旁刻有615位烈士英名的墓碑和高大衣冠冢，默默致敬那些曾经在这里战斗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们。

下符桥的红色文化底蕴厚重，这里的古窑文化也远近闻名。在路上，听同行人大谈此地烧窑出瓷的历史时，懵然的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到了下符桥镇，我们穿过镇上长长的老街，走进在原镇政府旧址上建成的霍山县霍山窑陶瓷研究所。研究所左厢是古色古香的黑釉陶瓷艺术馆。馆藏玻璃展柜内，展示着黑釉盏、黑釉双系瓶、黑釉执壶、黑釉陶俑……粗糙的胎体，黝黑的釉色，每一件艺术与实用性兼具的陶瓷都呈现出一种原始拙朴厚重的美。聚光灯下，每件陶瓷艺术品静立在玻璃平台上，仿佛在向每位来访的游人诉说着自己浴火涅槃的艰辛、重生的骄傲。

离陶瓷研究所不远，在下符桥镇瓦屋组，有一处古窑址群落，据说，从此地出土陶器的形制和部分陶器的底款“大宋至和”可以推断，这座古窑遗址群落至少建成距今已有千年。在古窑址断崖坡地上，依稀还散落着大大小小黑釉古陶的碎瓷残片。大伙儿小心翼翼地跨越千年，仍然闪烁着璀璨光泽的陶瓷残躯，拭去浮土污泥，仔细琢磨纹理依旧的陶片，仿佛一下穿越了漫长的时光，沉浸在了两宋繁华的历史岁月中……

古窑址是我们此行体验乡野生活的最后一站。返程中，我们徒步走在乡间的水泥大道上。春风和煦，小雨渐止。呼吸着雨后略带一丝甘甜和清新，并夹杂着田野里挥发出特有的土地的芳香，让人整个身心感觉就是一个爽！在一处“见山遇水”民俗农庄旁，水流潺潺环绕而去；远处，一块被改造成标准化的田地里，有一位头戴一抹红色工作帽的青年正操作着一台手扶拖拉机，低着头来回奔走翻耕着肥沃的土地。他的身后，包围着大片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油菜花田，黄花绽放，清香回荡。再远处，便是薄雾冥冥，炊烟扶摇，一丛高大的林木若隐若现夹带于朦胧的烟火背景之中……

哦，好一片人勤春早美丽的田园风光！

选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春雨如酥》散文集



看到老板在灶前专注炒、烧、颠勺忙得不亦乐乎，催促老板上菜的话语到了嘴边，我又把它咽了回去。老板也看出了我的心思，没等我开口，笑着脸上歉意：“实在不好意思！节假日期间，天天都是这样，人特别多，忙得团团转，还赶不上客人的需求。”“我来帮你搭把手。”“不用了，不用了，不好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你去配菜、洗菜忙别的，我来帮你照看灶头上的红烧鸡。”我一边帮着老板打下手，顺带为了打发时间无话找话和老板闲聊起来。老板微笑着告诉我：干自家饭店其实没几年，疫情前和村上人一样在外地打工，由于自己文化不高，挣的钱不多，几年前把老屋子翻新了一下，手头剩就不多了。偏偏又赶上三年疫情，外出打工受到了限制。家人在一起合计：赶上近年旅游市场比较火爆这么个好机会，家门口又有一处小有名气的景点。不出去打工了，就留在村，利用自家几间房屋，开个农家乐饭店。谁知开业后，生意就比较不错，节假日更忙人。客人们都知道我们的食材地道，家禽、蔬菜土生土长，远近客人都

愿意来。我问老板：忙不过来，为什么不请别人来帮忙。老板说：请不了。之前，都请了几个帮手。近些天，赶上了清明、谷雨时节，来帮忙的亲友们都赶着回家摘菜、卖茶去了，才弄得眼前人手有些紧张。不管怎么说，现在在家比过去在外面干活收入强多了。家门口旅游业的发展，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大机遇。希望能再多挣点钱，准备忙过这一阵子，再把房前屋后重新装修一下……

不知道是老板谈到对自家饭店发展蓝图的兴奋，还是我给老板帮厨减少了一定工作量，只见老板干起活来顺手多了，效率也大大提高。

接近下午两点，当一桌热气腾腾散发着非常地道入味、特别诱人的土鸡、土猪肉香和清润爽口的绿色素炒端到大伙儿面前，家人们一个个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掩饰不住露出饕餮的眼神。

在众人一顿风卷残云，一片“啧啧”夸奖声中，我偷偷瞄到了老板嘴角边挂着一丝丝惬意的微笑。